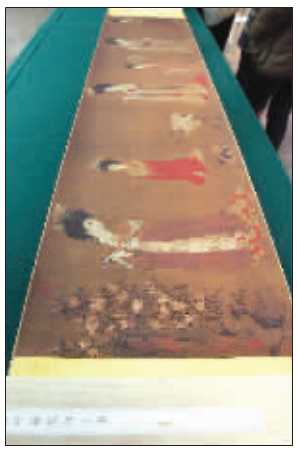
600多件“克隆国宝”亮相南京

今起在南京市美术馆展出,与原件相似度达百分之百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溪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的《簪花仕女图》,南京博物院的《杂花图卷》……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平时要瞧上一眼都很难。不过这次,南京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从今天开始至17日,《故宫珍藏——经典书画复制作品展》在四条巷南京市美术馆展出。据介绍,此次克隆品汇集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海外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名作600多件。



《簪花仕女图》克隆版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复制国宝,相似度百分之百

“绢八百,纸千年”,由于绢是蛋白质,本身不容易保存。所以,绢画比纸画更难以保存。据展览主办方大雅堂介绍,此次参展的作品,原件均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作。

“这次来展览的原件,很多都是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我们对这些国宝进行复制,也算是对国宝的一次抢救。”画展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克隆品”和原件相似度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是严格按照原材质、原尺幅复制的,有一些复制的作品,就连专家也一时难辨真伪。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复制品上裂缝斑斑,有的自己漫漶,还有的似乎有霉点。负责人说,这都反映出原件的保存状况,有裂缝的,说明年代久远了,经过不断的展合,已经出现了裂痕;有的看上去像霉点的,那就是原件曾“受过伤,发霉过”。

拍摄原件的照相机重3吨

《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这些国宝级作品,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平日只听过它们的名字,根本无法亲眼一睹它们究竟长啥样子。现场大雅堂总经理助理郭蓬说,这些克隆品都是根据原件一次次拍照,一次次对比复制而成,对于市民而言,这是一次大饱眼福的好机会。

“这些作品的复制过程相当复杂,就拿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作品而言,当时用于拍摄原件的照相机就重达3吨。”据悉,日本的二玄社受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特别委托,从20年前就对这些书画精品进行仿真复制了,“而印刷的过程也经过多次尝试,将原片分解成八色乃至十二色印刷,并对照原件再调整。”

乾隆笃爱王羲之书法

在南京市美术馆的一个桌子上,记者看到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上写着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说起这件展品,郭蓬眼睛发亮,“这件东西其实就只是王羲之给朋友的一个便条,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王羲之在里面仅仅只有28个字,这厚厚的20多页,只有一页是作品本身,其他的都是后人追加的题跋,而写得最多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乾隆一生笃爱王羲之书法,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乾隆不断地在帖上写题跋,由于他觉得自己题得太多了,不太好意思了,还特意请了名家在上面作画。以至于到现在,整个《快雪时晴帖》成了厚厚的一叠。”

快报记者 胡玉梅

一双男人手 要捏360行

跷起二郎腿,老翁坐在树桩木凳上,悠闲地抽起一袋烟。一旁的老虎灶烧得呼呼的,热水瓶摆了一地。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老虎灶经过他的巧手“重塑”,勾起了儿时的回忆,也勾起感慨和神伤。用泥巴做成这个老虎灶的是河海大学图书馆的老师朱敬伟,他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也没有拜师学艺,捏出的泥人却自然生动。

在鼓楼公园金陵工坊内,记者还见到了袖珍版的“上海滩”、“天津老街”,还有朱敬伟经常光顾的油条摊老太。朱敬伟说,现在他还只捏了少数的几个行业,如修车的、收废品的、烧老虎灶的等,而他的目标就是尽早把360行全都捏出来。

快报记者 谢静娴 文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杏梅绽放,“贵妃”比美

快报讯 (通讯员 钟萱 记者 孙兰兰)这两天不错的天气给人们提供了出游的好条件,梅花山上的梅花也好像是要趁着明媚的春光,尽情舒展。不仅“密丛晚粉”、“红千鸟”、“红花晚跳”、“金钱绿萼”这些珍稀梅花值得一看,山上的万株杏梅也繁花似锦,热闹非凡。

杏梅是梅和杏杂交而成,花朵饱满,花径较大,色泽艳丽,与一般的梅花品种相比,别有一番韵味。花情预报员介绍,上周绽放的杏梅“杨贵妃”尚在绚烂开放中,“南京贵妃”又粉墨登场,这两种杏梅都很雍容华贵。“南京贵妃”是2006年由中山陵园梅花课题组向梅品种国际登录中心申报并被批准登录的本土品种,它的花呈浅碗形,较“杨贵妃”花朵略小,却同样妩媚动人,分布在梅花山各个登山路两侧。有兴趣的游客不妨比一比,“杨贵妃”和“南京贵妃”,你更喜欢哪种类型。

神奇八哥 见女主人就叫“妈”

八哥大黑

八哥学人说话不稀奇,可是金陵路社区王女士家的八哥居然会叫“妈”。难怪王女士第一次听到时着实吓傻了:“哎呀妈啊,它居然叫我妈。”

昨天,在王女士家中记者见到了这只八哥大黑,全身黑亮的毛,滴溜溜的眼睛。王女士一呼它名“大黑”,“妈!”八哥似乎听懂了,居然发出了“妈”的音,圆溜溜的眼睛盯着王女士。“你干吗事呢?”她接着问。八哥居然有模有样地回答道:“没干什么呀!”这一问一答真让人大跌眼镜。再瞧王女士吧,早已乐得前仰后合。

王女士说,这只八哥8岁。在它刚来的一天晚上,王女士回家晚了,小心翼翼推开家门,突然听到有人唤“妈”,吓了一跳。“当时儿子在床上睡得正酣,找了半天才发现是这小东西在讲话。”王女士一下被逗乐了,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她估计平日儿子在家总是“妈啊妈的”叫她,“大黑”听多了便学会了。“它居然还会模仿儿子说‘没干什么呀?’太逗了。”

这声“妈”可不是白叫的,最近大黑还学会了争宠,瞅见王女士儿子,就跟见到“仇人”一般。现在一到早上8点,大黑见王女士没起床,就连续呼唤“妈”,直到王女士答应一声它才作罢。

快报记者 赵丹丹 文/摄